

黃大徽：

幾個唔同嘅章節啦。幾個唔同嘅章節係將舞蹈同好多唔同嘅嘢拉埋一齊啦。咁就包括舞蹈同埋運動啦，舞蹈同埋文字啦。文字嗰個就揀左自動書寫同埋即興舞蹈。咁然後就係仲有舞蹈同埋身體作為檔案呢一個方向。咁個演出就係外邀嚟台灣嘅一個artist就黎做左個關於二十世紀舞蹈史嘅一個演出嘅。咁然後另一個篇章就係依家今日我地最初傾嘅時候就希望將舞蹈或者身體，同埋旅遊嘅嗰樣嘢擺埋一齊嘅。咁就後尾我地覺得嗰樣嘢可能就太窄啦，不如我地就試下將嗰樣嘢再拉闊啲。咁於是就身體同埋漫遊啦。漫遊嘅意思即係一個mobility啦。嗰樣嘢去出發嘅。於是我地就諗咗同中大一齊去合作，睇下有啲咩嘢可以做出黎。咁傾大之後就發現呢就有三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一個講座，請咗一啲唔同嘅dance artist，然後跟住就同劍凡一個對話嘅。咁然後第二個階段呢就佢地六位dance artists就會嚟到中大同大家開始做工作坊。咁然後最後尾呢就暫時依家就係不斷討論緊到底會點進行嘅，但係嗰個就會係一個活動黎嘅，會去involve埋去參與嘅人，咁然後可能佢地會諗下點樣去設計一個journey啦。又或者有啲可能身體同移動、漫遊、旅行呢樣嘢嘅關係，點樣變做一個好有趣嘅experience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嘅。咁我自己就非常開心可以黎到中大做呢件事。因為近年黎呢，某程度上呢，中大亦都係香港舞壇一個搖籃黎㗎。因為其實依家係嚟香港舞壇好活躍嘅、一啲較為候生嘅，至少兩位編舞係嚟中大畢業嘅。咁而我知道呢另外幾位就係佢地嚟中大畢業之後呢，佢地就再去到歐洲就去讀第二個同舞蹈有關嘅degree嘅。一個就應該係比利時，另一個就係嚟瑞士嘅。咁然後就再另外一班可能佢地讀唔同系嘅，但係佢地畢業之後呢就繼續其實一邊做嘢一邊都有繼續跳緊舞嘅。咁於是我覺得，所以放嚟呢到呢，有多個意義囉對我黎講。咁今日我地嘅題目係咩呀劍凡？

王劍凡：

關於身體同埋移動。

黃大徽：

身體同埋移動。

王劍凡：

身體嘅漫遊。

黃大徽：

身體嘅漫遊，OK。咁不如我地叫舞蹈家介紹下自己先啦。

王劍凡：

我諗佢地介紹自己好啲。我好坦白同大家講，我尋日做咗好多功課。咁睇佢地啲嘢啦，包括我從來未睇咁多舞啦，所以我今日好驚嘅。我依家進入一個完全未涉足過嘅領域，仲要叫我做主持，真係。我覺得多謝大家俾面。咁我想黎轉一轉形式啦。舞者自己講下做緊啲咩嘢。佢地都係一啲編舞家，唔單止係dancer。OK，一啲編舞藝術家。我睇咗好多關於佢地嘅嘢架。包括Ivy有個我睇完之後我好驚。我見佢話佢最唔鍾意講嘢同埋最鍾意唔講嘢。咁死啦，咁搵我黎做乜鬼嘢啦。我心諗咁樣。我諗你地自己介紹返先。然之後，我再將個題目拉返去我地今日要傾嘅嘢好無？

黃大徽：

Ivy先呀你想？

王劍凡：

Ivy先呀。聽唔聽到呀？

Ivy：

我叫Ivy啦。中文叫徐奕婕。我由我個名開始講啦。我姓徐啦，但係我爸就俾咗奕婕呢個名我啦。咁奕婕嘅意思呢，就係佢想我快啲啦。咁所以呢又「徐」，又慢又快。咁婕就係快捷嗰個「捷」但「女」邊啦。咁所以呢就又快又慢又快又慢又快，咁所以我嘅人生可以同呢個舞蹈呢連上關係呢，其實都係一個好幸運嘅事嚟嘅。等我可以實踐到呢個又快又慢又快又慢又快節奏啦。咁我呢由細細個開始就學芭蕾舞先嘅。咁然後好好彩地呢，中學會考之後就入咗香港演藝學院。咁就係讀芭蕾舞嘅。咁畢業之後呢我就幾決定自己係需要做創作呢件事啦。咁所以呢，我就將芭蕾舞變成我其中一個explore身體，或者係我身體嘅語言嚟嘅。咁最有興趣嘅編舞嘅一個框架呢就係環境舞蹈啦。咁因為我呢就好覺得喺劇場入邊跳舞好拘謹嘅。又黑咪黓呀，又睇唔到啲觀眾究竟邊個嚟呀。係Bow嘅時候先見到：「下！原來阿邊個嚟咗呀。」所以呢我就自己內心好渴望我表演嘅時候，我係見到同埋可以真身地同觀眾卜金戈大山流嘅呢件事。咁所以我係揀咗環境舞蹈呢樣嘢呢係可以隨時隨地咁跳舞啦。喺唔係一個劇場嘅環境之中跳舞啦。咁亦都係可以有一個空間去即時react一啲嗰個空間會發生嘅事情啦。譬如天氣呀、人嘅反應呀，咁樣樣嘅。咁所以我就編咗一個叫做《圈圈》啦。咁佢就係一個圖書，呀，本身係一個書店加咖啡廳嘅一個地方呢係去演出嘅。咁啱啱我就帶呢個work去咗瑞典嘅Fringe Festival。係啦，咁，所以係個好有趣嘅體驗。本身我無諗過呢一個piece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嘅。因為佢係最開頭創作係完全係for嗰個地方去編排嘅。咁到慢慢係去繼續去rework呢件事啦，或者再去唔同嘅城市去research啦。咁就發現佢係有一啲嘢呢，觀眾喺呢一個環境下呢，其實佢係可以都擺到一啲嘢架啲咁。咁所以我就through一個可以帶一個work去唔同地方。即係呢一個concept對我嚟講都係幾新嘅一件事嚟嘅。咁亦都係近排最令我不停咁樣諗，究竟去唔同城市或者唔同文化嘅地方演出，或者唔純粹係旅行，對我嚟講個意義係咩呢，對我嘅創作有啲咩嘅改變呢咁樣樣。係了，多謝大家聽我講嘢啦，因為唔係好睇到大家嘅反應啦，所以我都好有興趣繼續可以討論一下，關於我地作為用身體去工作嘅人，點樣去接收一個環境轉變，或者係點樣用呢個咁非語言嘅方法去同世界各地嘅人去溝通呢咁樣。

黃大徽：

或者我地先講下點解會有咁嘅安排先啦，因為其實呢個安排係因為，大家頭先聽到Ivy係啱啱去完瑞典個fringe festival嘅，然後跟住佢就去咗倫敦就開始做佢自己個research，咁但係因為佢其實我地之前，因為呢樣嘢完全反映到而家嘅香港跳舞個班朋友其實佢地外遊嘅機會率、同埋係外面演出啊、或者做research嘅機會其實係非常多嘅，咁即係話由我地開頭嘅時候話不如一齊嚟做個講座，但係到後尾嘅時候佢地已經接到invitation係外面演出了，咁於是要安排一個咁樣嘅千里傳音傳話嘅方式嚟等佢係加入呢個交流裏面。咁我地跟住落嚟不如就聽埋兩位啦，佢地兩位對於我地嚟講就好得意嘅，因為其實呢我頭先係到諗，就係話佢地兩個除左經常將佢地嘅作品帶去外面嘅地方之外呢，佢地兩個都先後分別喺外面工作過嘅以一個dancer嘅身分。Justyne就係喺德國啦，佢係德國一個，係咪芭蕾舞團啊？

Justyne：

又唔exactly係芭蕾舞嘅，但係with芭蕾舞background嘅dancer、同埋芭蕾舞嘅training，但係跳一啲有modern dance原素嘅編舞作品。

黃大徽：

係。咁阿盤偉信呢，Wayson呢，佢就係曾經係北京做左四年半，咁所以如果我地講一個異地嘅身體呢，我諗佢地其實會，因為佢地真係留一個好長嘅時間，係正正式式同嗰邊嘅文化、同嗰邊嘅或者佢地工作嘅方式啊，係有個完全嘅一種磨合，咁我諗佢地嗰邊嘅經驗會深刻好多啦，咁自己介紹下自己先。

Justyne：

你先定我先啊？

盤：
你先啦。

Justyne：

哦好啦。咁我介紹一下自己，咁呢我同阿Ivy個background有一樣嘢係相似，就係我地細個都係跳芭蕾舞嘅，咁跟住讀中學啦，呆等到十六歲就入到APA啦，入咗APA都係ballet stream咁樣，咁我而家呢一刻其實係三十九歲。Anyway，我只係想講番我好似有兩part嘅舞蹈嘅生命咁樣，which第一part係比較同芭蕾舞個世界係貼近啲嘅，跟住而家呢一part係同現代舞同埋創作個世界係比較貼近啲嘅，咁兩段時間個experience係好唔同，咁中間好累贅啲嘢唔講啦，到而家三十九歲呢一刻，啊，呢個moment呢我係努力地排緊同練緊嚟緊下個禮拜嘅演出嘅，希望大家都有興趣睇下。咁呢，同埋呢，而家有一樣嘢對我嚟講好緊要嘅，就係我想盡量令自己可以跳得再耐啲，which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呢，因為好多時媽咪會同我講，話如果你做一個舞蹈員呢，你個舞蹈生涯最多去到三十幾歲嘅啫，咁阿爸阿媽就努力地慫恿我不如你唔好跳舞啦，你彈琴啦咁樣，咁但係我有少少倔強嘅，咁後尾我都係跳咗舞，咁所以其實我都無expect到嚟到而家三十九歲都仲係咁樣跳，which其實都運作得幾好嘅，即係我幾中意而家我自己呢一刻as一個舞者嘅身體、同埋經驗、同埋理解一啲嘢個個狀況囉。咁而家努力緊個task就係令自己可以跳得更加耐啲。

盤：

大家好啦，我個名叫Wayson，我前排上年改咗個名叫盤彥燊咁樣，以前個名叫盤偉信，咁可以叫我做阿盤嘅，都得嘅。咁學阿Dick所講啦，回應番，我都係演藝學院畢業，畢咗業之後就去咗北京工作咗四年半，離開北京之前呢，我去咗四川嘅某個寺廟到許咗個願，就係話「我要環遊世界」，跟住呢，竟然靈驗啲，跟住然之後我就開始周遊列國咁樣去工作啊、演出啊、或者去做一啲創作上嘅嘢咁樣，咁所以去到呢一刻呢，其實原來，我啱啱睇番facebook個個回顧，喺啱啱好四年囉，咁所以其實應該係前前後後好似一個封面咁啊，一半四年一半四年咁樣嘅一個狀態咁樣，咁其實我而家都係好嚮往呢種唔係好扎根係香港嘅狀態嘅。因為我自己覺得而家呢個社會係好多流動，訊息嘅流動、身體嘅流動咁樣，咁我又覺得，我個身體仍然保持住呢個流動嘅狀態去幫我嘅創作更加豐富啲。咁其實除咗我自己做創作之外，我都會跳人地嘅作品咁樣。都係一樣啦，佢（Justyne）下個禮拜有show，我下下個禮拜有show，咁我個piece其實都係因為之前嘅一個身體嘅流動，去咗北京同咗一個artist合作，然後再帶到而家嘅呢件事，所以變咗係一個第三個版本嘅創作。咁所以我覺得呢種時間上嘅流動、同埋我身體嘅流動，去再睇番以前嘅一啲熟悉嘅嘢、同埋而家依啲所謂陌生嘅狀態嘅身體，究竟係點樣connect埋一齊，同埋點樣去感受番而家香港呢個城市囉，咁我覺得都係好得意嘅。

王劍凡：

好，咁而家正式開始。多謝阿Dick極力相助幫我介紹幾位講者。對唔住，把聲差咗啲，因為我教咗七個鐘頭書今日，OK，而家就嚟死了，但係我會堅持嘅，多多包涵啊。今日個topic呢我覺得幾有趣嘅，其實我地仲有個副題嘅，就係關於陌生同埋熟悉嘅，大家應該清楚知道呢，其實去旅行呢，呢兩個概念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嘍，即係話，好簡單，我地通常去某個地方，如果太過陌生呢，可能好多時個個地方令到你唔夠膽起步嘅，OK，太驚，所以我地盡量做啲嘢令到自己比較安心；如果太過熟悉呢，你又唔需要出發，OK，咁所以我諗陌生同熟悉係移動個個世界呢，即係我地講移動好過用旅行呢個字啦，或者mobility呢，就係一個好值得探討嘅概念嚟嘅。OK，而今日要講嘅嘢比較特別呢，就係關於身體了。咁身體大家都知道，好多研究都同身體有關，例如gender studies入面經常講，所謂嘅body係啲乜嘢。咁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就係對我嚟講呢，我個身體好多時就好似，我覺得自己係一個靈魂嘅工具嚟啲咋純粹係，即係好似我今日就玩死咗自己嘅身體了，而家就係好大穫，咁而同時間呢，你話我對自己個身體認識帶幾多呢，我覺得我真係無呢幾位跳舞嘅人咁認識一

定，因為點解呢，我有時覺得，跳舞人一定好清楚自己隻腳可以伸得幾直啊、跟住可以跳到幾遠啊，你問我呢，我真係唔知嘅OK，即係我至少唔會時時刻刻諗呢個問題。咁如果去旅行呢，好多時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包括幾樣嘢，距離嘅問題啦，OK，即係話跨出個一步。而我一陣間想講一個得意嘅地方就係，朋友你地知唔知道其實我地人類最古老嘅量度單位呢，其實真係身體開始。古埃及，最基本個單位就係由依度（肘）到中指個尖，叫cubit。OK，今時今日我地仲有一個叫span，躡嘅，用個躡去量度一啲單位嘅，OK，甚至有啲仲荒謬嘅OK，有啲帝王，佢自己個頂到個鼻尖咁就係構成咗某個全世界要跟佢嘅一啲單位了，呢啲好自我啦係咪？一啲帝王。咁另外我地今時今日聽過一啲叫做feet，尺啊，其實咪就係隻腳囉OK，咁所以我諗我地個身體同移動已經註定咗有一定嘅關係。但今日我想要探討嘅問題呢，就係同身體有關嘅，咁依個即係啲乜嘢呢，就係其實我地對自己個身體，當我地移動嘅時候，譬如呢幾位舞者周時去世界各地旅行、或者係唔同嘅地方演出、或者表演嘅時候，會覺得自己個身體有無一種改變呢？依知所謂改變包括就係，面對外邊嘅一啲價值要求啦、show比人睇有幾多嘢啦、外面人嘅目光會唔會調番轉影響我自己點樣了解自己個身體啦，我諗呢部分就係值得我地今日一步一步咁樣去討論嘅。嗱，我想general啲嘅，我講一樣嘢先，係真係講少少旅行嘅一啲得意嘢嘅，我之前開會嘅時候都講過，就係我無法子夠膽想像自己可以係啲朋友面前郁動身體，跟住佢地就話呢啲係嗰種香港人嘅壓抑啦，我覺得絕對係嘅，即係比起一啲係南美嘅細路仔隨時郁得好鬼死可愛、細細個已經識跳舞嗰啲呢，我絕對唔得嘍OK，嗱呢到有啲朋友同我去過北韓嘅，我又好不幸呢比當地嗰啲女人捉咗出去跳舞，我慘過死，我就係因為佢地係到，如果我識嘅全部都係陌生人呢，我反而覺得我會好解放，咁所以陌生熟悉個關係就係咁樣了，即係話，有無當事人係到，我識嘅人有幾多係到，如果所有人都唔識嘅，甚至淨係北韓人呢，我覺得我郁得勁過東方聲都無乜所謂，但正正就係因為佢（識嘅人）係到，我平時係一個好正經嘅老師嚟喇嘛移出嚟，最恐怖就係個個攞住手機係咁影囉，我就開始擔心我之後嘅命運啦、個條片點樣算啦OK，咁所以我覺得「外面」個樣嘢、別人嘅眼光，係絕對影響咗我地點認知個世界。咁啊，交比你地，邊個先？

盤：

我記得我應該係二零一一年嘅時候我有個show嘅，咁個show呢個故仔係關於我飾演一個同性戀者，中意咗一個男人，跟住然之後呢同時間另一個男主角呢中意咗個女人，佢係一個bisexual，咁我就叫咗我阿媽嚟現場，結果我練就坐咗係第一排，咁呢然之後呢，個show入面帶啲親暱嘅動作嘅，譬如我會比男人錫啊，我會同佢有啲床上嘅雙人舞啊咁樣，咁我好記得第一場個狀態就係我係跳到手都震晒腳都震晒，個震嘅原因係因為……我唔知點解呢，好似個樣嘢個身體，或者個performance係多咗另外一個眼光睇我囉，唔係淨係純粹觀眾嘅，可能係父母嘅一個眼光去睇個仔咁樣，咁我好搞笑就係完咗個show啦，我問我阿媽睇唔睇得明，我媽話睇唔明，但係我唔知佢睇唔睇得明啊吓，即係我唔知佢係咪好老實咁話比我聽佢睇唔明，跟住然之後我就問我表姐睇唔睇得明，我表姐話睇得明你中意咗個男人，咁樣，跟住我話，喺，無錯，我中意咗個男人咁樣囉。咁其實我都係中意男性嘅，咁所以變相呢個有少少一個come out嘅作用咁囉，咁但係成個過程我自己覺得係……我都好奇自己點解會覺得咁緊張。係了。我都想講番另一個身體經驗，就係今年六月我做咗一個全nude嘅演出，咁就係喺香港，咁個一刻我又發現，原來十一年前我對自己個identity係好介意，咁發現而家嘅我呢，我就開始唔係好介意，即係我係全裸演出嘅過程入面，我自己覺得係「無啊，我就係完成咗一樣好日常嘅事囉」，因為我每一日都會沖涼唔著衫，每一日一起身—因為有時候我中意裸睡嘅—即係我用咗一種好生活嘅狀態擺係個台上面去呈現一種裸體咁樣，咁去話比人地聽，其實我地嘅身體係自然嘅，係唔需要有一啲額外嘅包袱係個表演到嘅，咁at the end個演出就完成咗，而我亦都發現，我好詫異地可能過咗七八年嘅時間，我overcome咗一種感覺囉，即係人地嘅眼光或者一啲嘅包袱咁樣。

Justyne：

我想問下你，你呢個全裸嘅演出係喺外地做定香港做嘅呢？

盤：

呢個演出係喺香港上環文娛中心做嘅，不過係得八分鐘嘅啫個show。

王劍凡：

咪住，我比較想裸體個問題之後先討論，唔好咁快去咁深入先，OK，即係嗰個body同裸體絕對係好複雜嘅問題，general啲先，因為一去到嗰到就好難番轉頭，好無？

盤：

OK。

Justyne：

好。呢個熟悉同埋陌生呢個心路歷程啦，其實喺我跳咗舞之後都發生過好多次嘅，咁呢，廿幾年前當我仲係一個芭蕾舞嘅時候，因為習慣咗跳嗰種舞種呢係好多規律，同埋會都係嗰啲動作重複好多次，只不過可能係啲次序擺位唔同，咁所以個段時間嗰個舞蹈上面嘅感受就係重複，同埋經過重複去polish，一個動作可能polish幾百次一千次咁樣，令到更加所謂好咁樣。咁但係後尾係一啲因緣際會之下，就覺得唔想再要呢一樣嘢，即係唔想再要追求一個單一標準，透過不斷重複一件事啦、同埋同唔同嘅人比較但係都係一齊做個件事，去追求嗰個單一標準啦，咁跟住就變咗去做自己嘅創作同埋去跳現代舞，由芭蕾舞轉咗去跳現代舞。咁嗰段時間，其實嗰個挑戰係相當大，因為可能現代舞嗰個變化真係比較多啦，尤其是當去面對唔同嘅作品啦、唔同嘅編舞嘅style、同埋就算自己創作唔同嘅作品嘅時候，都會身痕，想去做一啲自己之前未做過或者未做到嘅嘢，咁嗰個過程正就係由熟悉逼自己去變咗execue一啲陌生嘅，咁其中一個具體例子，就係舊陣時我身體個質感係比較做一啲流暢同埋大動作個啲嘢做得比較好啲嘅，譬如即係如果你叫我拎隻腳拎到好高，跟住畫一個好大嘅line畫過去，咁嗰啲係好OK嘅，即係廿幾年前。咁但係我老公細個睇Micheal Jackson錄影長大，咁佢跳舞係好好睇啦，咁佢嘅強項就係一啲比較細動作嘅isolation，即係類似你而家見到Hip hop個啲一個關節可以好seperate咁樣郁個啲細動作啦。咁我好中意呢啲嘢，咁就逼自己去學呢啲嘢，咁但係開頭係會挫敗啲囉，咁但係當呢啲挫敗克服咗之後個感覺係幾良好嘅，所以係呢廿幾三十年跳舞嘅過程入面，都經歷幾多呢啲陌生到熟悉、逼自己去做一啲本身自己做唔到嘅嘢，跟住擴展咗身體嘅可能性咁樣。

王劍凡：

阿Dick呢？

黃大徽：

我？熟悉同埋陌生，好。我唔係科班出身嘅，當年我係讀緊新聞系，跟住唔知點解覺得自己可能仲有其他嘅一啲潛質，於是就去學咗跳舞嘅。熟悉對於我嚟講，第一樣嘢熟悉就係關於我嘅limitation身體上面嘅，我諗你都聽講過笑話啦，因為如果任何人話比你聽你係學緊跳舞嘅，咁你啲朋友就會「喂，做個一字馬嚟睇下啊」，咁我係做唔到啲啦好明顯，即係佢地要求佢地expect一個from一個跳舞嘅人可以做到嘅一啲嘢，我係完全所有嘢都做唔到嘅，即係理論上個啲「轉三個圈嚟睇下啊」，唔得，一個啫。所以我好快第一樣嘢熟悉嘅呢，就係話我身體嘅limitation係邊到，而我嘅limitation係點樣可以幫到我，多過係話令我更加唔能夠做到我想做嘅嘢，咁呢個就係對於我嚟講第一樣關於熟悉嘅嘢，關於個身體嘅。陌生嘅嘢呢，我諗其實呢樣嘢每個人都會出現嘅，就係話病嘅時候我係覺得自己個身體好陌生嘅，尤其是當你後生嘅時候呢，我諗大部門人都係mind over body嘅，即係話，你個身體係靠呢到去支持嘅，你話得就得啲了，你捱三晚夜都得嘅，你唔馴又得

嘅，你chur到盡又得嘅，咁但係當你一病嘅時候呢，開始驚醒原來我有個身體嘅，而呢個身體係係病嘅時候好似分開咗成為你嘅另外一半嘅嘅，咁呢樣嘢對於我嚟講係好有趣嘅嘅，咁後尾大個嘅睇書《Remembering of things past》個作者Proust寫個段嘢覺得好有趣：「只有係呢個病嘅時候呢，我地先會發現我地嘅身體係完完全全係另一個kingdom嘅嘅，係另一個世界到運作緊嘅。」突然間係個moment我就會覺得，原來我對於我嘅身體係如此陌生嘅，因為佢會拖住你，好多嘢你會做唔到嘅你病嘅時候，咁你就會覺得個樣嘢（身體）係分開咗，咁我就覺得個個狀態係我覺得陌生嘅時候囉。

王劍凡：

Ivy呢？佢究竟聽唔聽到嚟佢？

Ivy：

哈哈。我會傾向係一個生活嘅細節，譬如每一日係條街到過馬路啊、或者你食嘅嘢上邊去比較本身生活嗰個地區同而家身處嗰個地方嘅分別嘅，譬如啦，原來過馬路嘅人嘅禮儀啦、對於單車嘅嗰一種尊重啦，係個城市流動緊嘅人，都會睇得出原來嗰個地方對某一個行為嘅價值觀係點樣嘅嘅，譬如某啲地方，就算佢有紅綠燈呢啲人都係亂咁過嘅，咁樣究竟係咩嚟嘅呢？咁有啲又好乖嘅嘅，即係條街根本就無車嘅，佢地又照會好乖咁等個紅綠燈轉做綠公仔先行路嘅，咁究竟呢啲係乜嘢嚟嘅呢？咁另外我會觀察到自己會追求一個安全感嘅，我會好勇於去嘗試新嘅食物，一啲好陌生望落都唔知咩嚟嘅嘢啦，但係係我嘅一日三餐入邊，其中一餐一定要係米飯嚟嘅嘅，咁所以我就係到諗緊，究竟係乜嘢相對應熟悉嘅嘢去comfront番你對於呢個陌生感呢？所以我覺得係呢啲細細嘅生活上嘅嘢都可以睇到嗰個城市同你本身嚟自嘅嗰個地方個分別同異同係邊到囉。

王劍凡：

我諗咁樣，唔知比較general咁講就係，我諗我地如果唔係舞者你地，我地一般人去旅行最大個種衝擊陌生同埋熟悉呢，好多時我諗未必係身體行先，可能去旅行時發現自己「咦？原來我係啲咁嘅人嚟嘅」，當面對一個陌生環境要處理一啲平時係熟悉環境之下唔會遇到嘅問題，我地可能有另一種感悟，就係「咦，原來我會咁樣嘅」，咁嗰個同身體唔係好大關係。咁當然啦，如果你有另一種嘅旅行形式，就係你會付出好大代價，行好多路啊，咁嗰種係另一樣嘢嘅。我想問各位舞者，當你表演嘅時候，有無一啲係真係你發現會係香港表演，甚至係同一隻舞講緊，係香港表演同係一個所謂陌生環境表演，例如異地啦，咁嗰個異地包括就係有無熟人係到啦，或者有熟人無熟人對你地有咩影響啦，而同時間你會點樣展示自己個身體，點樣manipulate、control自己個body，甚至係嗰種demonstrate，你地會係點樣嘅呢？

Justyne：

我自己係異地嗰個experience係比較多來自一種對比，因為我係廿九歲先去德國嘅，咁之前係香港跳舞，咁呢我係香港跳舞嘅時候覺得自己都唔係乖乖豬嚟嘅嘅，即係都唔算係嗰啲老師叫要做嘅嘢就一定做嘅嘅，我係個啲我覺得make sense我先肯做，咁對比之下其他同學仔會再聽話嘅嘅，咁去咗德國之後呢，同鬼仔鬼妹dancer嗰個對比呢，我發現自己其實都仲算係幾乖乖豬嚟嘅嘅，佢地係會有一道氣嘅，嗰一道氣其實都令我學識咗一啲嘢，就係……因為係rehearsal studio入面啦，舞者係個space係個舞蹈室入面係唔單獨立存在嘅，係有老師或者病編議係前面guide住你，話比你知係要咁咁咁，咁但係係個台到呢，performer係alone嘅我覺得，所以係個舞台上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嗰個存在感覺得我真係係呢到係安全嘅、係可以fulfill到呢一個task嘅、係可以成功咁樣控制到指示到我個身體好好地咁樣跳完呢一堆嘢，嗰一個心理狀態係，我覺得之前有一段時間我係比較差嘅嘅，咁係德國同啲鬼仔鬼妹浸完一輪之後，發現佢地真係比較有個性一啲，而呢種個性就係妹幫到自己企係個台上面搵番個安全感，話比自己知我而家應該做乜嘢，點樣可以先至不帶焦慮啦，同埋唔好去諗啲好無謂嘅嘢啦，專注係你要跳要表達嘅嘢上面，咁我覺得同佢地相處完之後，我見到

自己身為一個亞洲人、香港人個種有少少不安感係需要拎走㗎囉，咁後尾係學識咗呢一樣嘢嘅我覺得。

王劍凡：

你頭先講嘅乖乖豬係咩意思？即係點樣，乖同唔乖嘅表演者係咩意思？

Justyne：

即係比較depends on老細或者老師或者編導嘅judgement話比你知你係好定唔好。

王劍凡：

係話跟唔跟足某啲動作嘅意思？即係你話唔乖嘅意思會唔會係，本來係咁表演……

Justyne：

跟唔跟足其實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因為係工作嘅situation上面，我跟足可能係因為我需要專業，即係個隻舞需要大家都係咁咁咁咁跳，我需要fulfill到呢個task先至可以令到呢個一齊去跳出嚟嘅呢一段動作會成功，係了，咁呢個可能因為專業我會聽咗，但睇譬如有時候，上熱身堂咁樣啦，你熱身堂嗰啲嘢其實唔係for perform嘅，熱身係一種訓練啦，或者係每日比機會自己去鍛練某一個動作，譬如我每日都要將隻腳拎去前面拎去旁邊，跟住企穩，然後擺番落嚟咁樣，咁你做呢啲嘢其實係穩定自己嘅technique，但係有兩種心態嘅，我而家教學生都係嘅，有啲學生你讀佢佢會做得好啲，有啲學生就算你唔望佢唔比attention佢，佢都好知道要咁樣做，打開拉到最出落番嚟，咁我諗呢個乖乖豬就係比較depends on外在嘅眼睛點樣去judge自己將隻舞跳得有幾好嘅一種心態囉。

盤：

唔……我係外地上我好在意嗰種濕度啊，因為我係北京啦，北京有時候你知道啲天氣好乾燥，乾燥到好痕咁，咁呢我發現呢係香港跳舞嘅時候成日覺得啲關節脹住脹住咁，咁但係呢去咗歐洲或者外地之後呢，濕度無咁高嘅時候呢，我啲關節係會靈活啲嘅，同埋嗰個……我成日都覺得唔知係咪個地球因為咁樣轉動呢，嗰個地心吸力係咪有差異啊，我唔知，我可能都要問番啲百科全書咁樣，係北京個陣我覺得個重心或者嗰個地心吸力係無咁強㗎，我會跳得高啲㗎，我唔知點解，即你睇歐洲我都覺得自己跳得高啲，咁另外一樣嘢我又發現自己呢係外地嘅時候，因為有一個新嘅環境啦，特別興奮啊，即係可能我自己個人中意一啲新鮮嘅事物，咁所以呢我就會好興奮，我見到陌生人呢我講嘢會多好多，見到一個熟悉嘅人呢，我唔係好敢點樣講嘢，呢個都係唔知點解會有咁嘅存在。

王劍凡：

兩極個磁場係唔應該影響呢個地心吸力嘅，反而我就覺得有趣就係點解你會咁覺得囉，嗰個就得意了，即係嗰個唔係一個物理嘅情況，係心態上影響咗你嘅表現。

盤：

我就覺得都有少少嘅，其實因為我地係演藝學院受教育嘅時候呢，成日啲老師都話啱錯啱錯啱錯，即係好似成為咗我係香港嘅時候伴隨住咗我耳邊嘅一句說話，你做得啱唔啱、你做得唔啱唔、你又好似做得啱唔，咁但係我去咗外地之後呢，個種對與錯之間呢，話之佢啦，我做我自己，咁變相嗰種純粹感呢，as一個performer，或者as一個我認為一個專業嘅performer應該要有嘅嗰樣嘢，我就變得好好純粹了，我就做我自己就得了，我就唔需要理我讀過啲咩書、邊個老師講過之咩咁，同埋我又離開咗我嘅父母呢，咁我就更加好啦，譬如幾點鐘馴覺咪幾點鐘馴覺囉，嗰樣自主性都會大好多囉。

王劍凡：

阿Dick呢？

黃大徽：

我其實係佢地嘅上一個generation，咁所以跟住落嚟講嘅嘢係要有背景嘅，意思即係話作為一個係外面嘅亞洲人呢，我係佔過好多便宜嘅，即係個時譬如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出去歐洲嘅時候呢，基本上我去任何嘅大師班呢，係一定無問題可以入到去嘅，因為嗰個年代，你知道沒有廉航啦，旅遊未係一件咁普遍嘅事啦，咁基本上如果你有一個亞洲嘅男生，然後去話我想參加呢個大師班，佢一定係會收你嘅，因為第一你係男啦，已經男仔就比較少啦，第二就係話如果佢有一個亞洲嘅面孔係佢個班裏面出現呢，佢地會覺得嗰樣嘢係比較國際性嘅，咁佢寫report就會好寫好多了，即係話，你睇下我地吸引到一啲甚至嚟自香港嘅一啲參加者，咁呢樣係，當年我佔係佔咗好多嘅便宜嘅，如果你話一個外地嘅身體。咁我諗另一樣嘢我好贊成佢地，因為去到外面嘅時候我覺得有樣嘢好有趣嘅，就係話突然間有好多包袱係無咗嘅，我唔知啊，即係譬如上次我地一齊傾嘅時候，我唔知而家呢個時間可以講番nudity個樣嘢……

王劍凡：

唔係，唔好咁快講裸體住。

黃大徽：

但係我就想講一樣嘢嘞，因為呢個係我嘅一個experience係，我諗我從來未係自己嘅作品裏面totally nude嘅，咁但係我有一次喺Geneva演出嘅時候，我唔知點解覺得，即係當然亦都係啱啱好我嘅作品啦，我好自在地就去做咗嗰樣嘢，成個作品都係nude嘅，咁我後尾就係到諗點解呢，點解我會覺得個分別……譬如係香港嘅時候我唔可以做呢樣嘢呢，點解係外面我可以做呢樣嘢呢，咁我諗，因為我處理緊……即係如果我地相信表演啦，都係關於凝視啦，關於個gaze啦，譬如等於而家，我係要面對你地所有人嘅對住我望住我呢樣嘢，咁係個演出上面嗰樣嘢係更加acid嘅，更加嚴峻嘅嗰樣嘢，即係呢樣嘢我自己諗好多就係，點解我可以係一班陌生人，一理完完全全我唔識嘅人面前，我係可以我介意㗎呢？但係點解係一個，即係譬如話「哎呀，死了，阿邊個又嚟睇㗎，阿邊個又嚟睇㗎，阿邊個都嚟睇㗎」，我會有咗個心理包袱係到呢，呢樣嘢我諗可以大家討論下嘅其實。

王劍凡：

我覺得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即係講番身體呢，唔好講話裸體先，你要呈現幾多自己內心、想比人知道幾多、幾坦蕩嗰個問題、有無保留啦，即係我諗我唔係舞者啦，但我諗我有時都有種感覺就係，幾搞笑，譬如你知中國人嘅社會啦，我媽咪就有一個例子，教極佢都唔敲門㗎嘛，由細到大都係㗎嘛，永遠唔敲，個頭話完，會改善咗大概兩至三日啦，跟住就變番原本咁樣，咁我記得有幾次都係換緊衫咁樣，跟住就衝入嚟，跟住跟住無嘢㗎佢，跟住我就即刻遮住，跟住佢話「做乜嘢啫你，你邊到我未見過啊？」我好憎咁人咁樣講嘢㗎，即係咩意思，即係你見過我就要繼續比你睇嘅？即係個啲呢，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幾得意㗎呢樣嘢，所以我諗我地更加無幾位思考過，即係絕對不可能無端百事裸體啦OK，仲要係到展示自己個身體，加上我無個種自信囉OK，即係瘦到排骨咁樣OK唔好玩啦，依個我地一陣間先討論美感問題，咁但係就係……去到最後就係展示自己個部分，你覺得呢，譬如阿Dick個講法就係，係外邊唔種凝視眼光影響咗你啊？定係其他……

黃大徽：

因為我覺得其實係可能關於judgement呢，即係你覺得……因為當你係一個空白嘅時候佢無從去judge你㗎嘛，即你只不過就係一個nake body咋嘛，即你係nothing more than堆flesh，一個肉身，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好熟悉嘅環境，對住一個熟悉嘅面孔，我知道佢地係會睇我呢個肉身係唔單止淨係覺得佢係一個肉身囉，佢係已經帶埋好多譬如阿Dick平時係點啊、然後佢點、原來佢除咗衫咗瘦嘅，你覺得嗰到會有好多judgement係裏面囉，咁而嗰樣嘢對於我嚟講嘅一個演出裏面同時要面對咁

多judgement呢，係絕對會令我唔舒服，即係唔會可以令我可以好更加express到我自己，喺一個最natural嘅方向去express到自己，我諗嗰個係……

王劍凡：

咁就反而同平時我地一般對裸體個感覺唔同了喎，即係話如果當一個陌生嘅目光可能反而仲舒服，有熟悉嘅目光，你就覺得嗰judgement……

黃大徽：

我諗好簡單啫，即係有個例子就係話，如果平時我一個人去游水，咁係個更衣室裏面係無事㗎嘛，咁但係突然間有一日你同你全部朋友一齊嘅時候，咁大家就會……即係……就咁樣去做晒所有嘢囉。咁我唔知同嗰樣嘢有無關係，即係陌生係OK，所以我成日覺得點樣take advantage of嗰個陌生嘅嗰樣嘢囉。

王劍凡：

阿Ivy有無嘢想講啊？Ivy？

Ivy：

係。哈哈。

王劍凡：

成件事好搞笑啊我自己覺得。

Ivy：

好似聽啲深宵節目咁樣而家。

王劍凡：

可以再夜間啲喎咁。

Ivy：

係，電台節目。咁我諗嗰個凝視嗰樣嘢，因為我個作品呢大家都係光振振嘅情況啊，即係我又會見到佢佢又會見到我，所以我會好留意到佢地平時點樣去將自己擺係一個公共空間嘅嗰個習慣啦，同埋佢點樣去擺自己去凝視我呢一個咁奇怪，即係喺一個public space到跳緊舞嘅人嘅狀態啦，即係譬如我係愛沙尼亞嘅塔林嘅時候呢，佢地係會扮見你唔到嘅，即係當你望住佢嘅時候呢，佢係會做自己嘢啊、飲嘢啊、睇書啊咁樣，但係當你呢，好啦番返即係擰過個頭嘅時候呢，其實佢係見到你㗎嘍，你一望過去呢，佢又擰走㗎喎，咁呢樣嘢係有一個所謂民族嘅性格啊，定係點樣樣呢。咁因為我有一個有趣嘅對比就係喺瑞典時候呢啲人係比較自在嘅，咁同埋佢係會自己嘅嗰一種存在感好似會大啲嘅，嗰個意思係，譬如我係到跳緊舞啦、我係到表演緊啦，咁佢有自己行程嘅時候呢，佢係會，哦，見到你，跟住就行咗去了，即係佢係會好唔介意去比你睇到「我其實係見到你嘅，我而定決定我繼續行程了，所以Bye咁樣啦」，咁佢就唔會話有嗰種「我又想睇我又要匿埋唔想比你知」，有呢個有趣嘅觀察囉。咁所以就會帶到去一個……究竟唔同文化背景係會點樣影響我地去放我地嘅凝視呢樣嘢呢，咁當佢變成咗一個theater嘅language或者係一個會好重視去考慮嘅一個elements嘅時候，當我地去唔同地方嘅時候，佢地嗰個文化背景形成嘅嗰個context係咪會影響到你個piece本身講緊嘅一啲嘢呢。

王劍凡：

OK。我想問幾位舞者，試下一人講一個啦，有無試過真係有一啲動作，或者某一啲身體嘅展示真係係本地同係異地係真係會係一個決定因素嚟嘅，有無，即係譬如話你係香港死都唔會做嘞了個樣嘢，跟住去到外國又OK嗰個樣嘢咁樣，有無啊？

Justyne：

我覺得我自己就呢個因素影響係好少嘅，確實，因為可能我自己本身係唔會太過give a damn有啲咩人係到睇咁樣啦，咁所以就算香港係嗰啲人嚟睇嘞了，就比較少係「今日有嗰啲人嚟睇所以我今日緊張啊」，咁樣係唔會嘅，咁呢，但係呢，有一樣嘢呢係係有壓力嘅，就係講nude嗰一樣嘢，咁呢但係呢，嗰個壓力呢都並非係在於我究竟係係外地個個人都唔識我，去nude，定係香港哇好多人識我，跟住judge我「哇有脂肪嘅依到」咁樣，我諗比較係因為，如果我阿爸阿媽睇到個啲situation我就會唔夠膽nude囉，即係我覺得，不論係異地定係香港，如果比佢地知道我係咁多陌生人面前展露自己嘅身體，我覺得佢地會唔開心囉，所以呢一個比較係一個決定嘅因素囉。

王劍凡：

即係唔關地點事，就算去到北極你阿媽係到你都係唔得嘅。

Justyne：

係嘅。

王劍凡：

OK，OK。

Justyne：

我阿爸阿媽目睹其他人注視我嘅裸體，如果單係佢地都OK囉。

王劍凡：

表演就唔係啦，表演就唔可以淨係表演比佢地睇啊嘛，Wayson呢？

盤：

而家再聽你咁講多次呢，其實我又有個情況係同你應該都類似嘅，即係如果嗰件事真係父母，即係最親嘅人啦，嗰個situation望住你比其他人望呢，咁可能係會有分別嘅，咁但係如果as一個performer，就算係香港做又好睇呢到做都好，係咪nude呢，我都係覺得OK嘅，無乜問題嘅。但係我可能line up一樣嘢，就係關於嗰個場地問題囉，個performance個場地問題，如果係香港嘅話，如果係一啲綜藝合家歡咁你nude呢其實我就覺得好似唔係好適合嘅，咁所以如果嗰個場地比較……即係可能gallery，比較當代少少藝術嘅地方，可能又會好啲咁樣囉。所以反而係個location嘅性質問題rather than國內定國外嘅一個情況。

王劍凡：

即係你上次講，牛池灣就唔得，文化中心或者art centre就OK。

盤：

係了。

王劍凡：

真係？

盤：

係啊，我覺得係咁樣嘅。

王劍凡：

因為觀眾決定個場地嘅所謂high culture定low culture？定係點？

盤：

又唔係，我覺得係……我今日呢組織咗一句嘅「少見多怪」，即係可能有啲場地佢地少睇，咁佢地可能會覺得「啊，好古怪」咁樣，或者好有啲我控制唔到嘅諗法，咁但係有啲場地係本身比較international嘅嘅，已經招攬咗好多邀請咗好多國際嘅作品啊，或者個視野闊啲啊咁樣，所以啲嘅觀眾去開啲到睇啊，咁就會好啲咁樣囉。

王劍凡：

即係最主要個目光都係緊要。

盤：

緊要。

王劍凡：

即係始終別人嘅目光都係緊要，不至於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我個身體係我，我中意點樣展示，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點解要展示，我裸體嘅原因。

盤：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個身體唔係屬於我嘍，我覺得個身體係屬於個作品嘍，如果啲個作品係現場係make sense嘅話，包括埋觀眾個參與係make sense嘅話，咁我覺得我會做啲件事嘅。所以如果啲件事變得個身體又唔係屬於我，係個作品到又唔make sense嘅時候，咁我會覺得我唔會願意做呢件事囉。

王劍凡：

呢個作品真係make sense，就係你嘅所謂最怕啲嘅目光又睇到，你點樣衡量、取捨，即係說唔說服到個所謂作品嘅make sense，好似氹緊人拍脫戲咁樣……

盤：

哈哈，拍床上戲咁樣。

王劍凡：

係啊，OK嘍！為藝術犧牲好正常。除啦！

盤：

唔係嘅，其實我即係……點講呢？我真係都會睇番邊個嚟睇囉可能都真係。

王劍凡：

OK。阿Dick呢？

黃大徽：

我經過啲次經驗之後呢……頭先講緊目光啲樣嘢，我諗目光啲樣嘢係無得避免嘅，因為其實如果你作為一個演出，其實無觀眾其實個演出係唔成立嘍我覺得，咁目光係一樣要處理嘅一樣嘢嘍嘅。因為頭先講緊啲嘅其實都係啲某程度上嘅心理包袱啦，我覺得同話係啲個……即係藝術層面係無關嘅，即係話，我可以做一樣嘢我幾唔顧其他人嘅眼光係……預咗嘍，如果otherwise你無可能做樣樣

嘢做出嚟人地都會覺得：「哎呀，好好啊好好啊。」咁樣。咁所以……係囉，即係如果你話番返去講番nudity嗰個point嘅話呢，我覺得我只可以為我自己去做囉呢件事。即係嗰次之後我有個界線就係。我只會比自己說服到我去睇我自己嘅作品裏面做嗰樣嘢。

王劍凡：

人地嘅作品呢？即係而家我話你脫，咁你就唔一定㗎了。

黃大徽：

我覺得無乜可能囉，即係你經完頭先咁樣游說我點樣呢，我都覺得no。

王劍凡：

如果好有價值呢我個作品？

黃大徽：

No。

王劍凡：

即係總之逢係唔係自己嘅作品就唔肯了，即係益自己。

黃大徽：

因為我覺得睇我自己嘅作品裏面我控制得到成件事nudity嗰裏面係一件咩事囉，咁同埋就算佢convince到我覺得……係囉，我覺得我唔會囉。

王劍凡：

你上次講過一樣嘢我記得我地開會，你話有個阿伯呢長期咁樣有個望遠鏡咁樣。

黃大徽：

曾經有一段時期，香港係有一個觀眾啦，一個上咗年紀嘅觀眾呢，佢係好有趣嘅，佢就無論睇咩乜嘢演出呢，佢都係戴住一個望遠鏡去嘅。咁有時呢，即係作為演員佢就好慘嘅，因為呢你sense到其實佢只係坐第四行，但係佢都係用……，個意思即係話如果你要做某啲嘢譬如跳舞嘅，可能你動作著衫少啲嘅，你就覺得你個身體突然間被拉近咗個距離，原來比佢咁樣審視緊，咁就唔係話有咩裸體都好啦，你個感覺依然好壞嘅，因為你覺得你做嘅每一樣嘢都鉅細無遺咁一拉拉近咗，即係：

「哇，你睇下啲皮膚點啊」，即係嗰樣嘢其實係一樣幾恐怖嘅嘢嚟嘅，咁近年就消失咗㗎了，咁曾經有幾年就係，你如果有時啲啲，嗰陣時有個作品，係林奕華有個作品就係用咗一條小百合，一個日本跳脫衣舞嘅女仔嚟做嘅，咁然後你又見到佢又睇到嗰，佢係第二行添嗰今次仲係，咁睇乜呢，你第二行都仲拉到埋咁近，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其實同樣一個……頭先講到凝視啦，但呢個凝視好恐怖，因為佢拉到你，一個zoom，你直情覺得你係……係囉，佢係你面前啊嘛，嗰種感覺係好恐怖㗎囉。

王劍凡：

仲有無補充？阿Ivy……

Justyne：

我都想……比我講咗先好無啊？我想回應少少Dick關於凝視同埋場地個單嘢，但係唔關裸體事嘅。咗咁呢就係呢因為舊陣時跳芭蕾舞團個陣呢係通常係大台，咁呢大台呢就係單面台啦，同埋觀眾嘅距離係真係比較遠嘅，跟住後尾呢變咗跳contem之後呢，因為啲show又無乜budget咁樣啦，就比較多係細嘅theater，即係睇黑盒劇場個啲觀眾嘅距離，同而家大家同我嘅距離係差唔多嘅，咁有陣時

跳到邊位呢，係真係會零距離咁樣啦，個陣時都用咗一段時間去處理呢一種近距離嘅凝視囉，即係曾經係feel過去到上台個一刻先至發現：「哇，咁近嘅人」，咁就有少少覺得唔係最好狀態嘅自己咁樣囉。我覺得好有分別嘅，但係時間耐咗之後都喜愛呢種近距離嘅觀察嘅。

王劍凡：

近唔係更加可以滿足到你地個種表演慾咩？你地唔係中意展示個部分？唔係嘅其實。

Justyne：

一時時啦。

黃大徽：

表演慾唔係咁啱我啲。

Justyne：

唔係囉。但係舊陣時驚個陣呢我發現其實都係心魔嚟㗎，有可能係因為個陣都未對於自己要做嘅嘢好firm啊嘛，係因為自己唔夠firm，跟住又有少少distraction咁，咁跟住就覺得「瀨咗嘢了」咁樣，咁後尾就逐啲逐啲學識要再firm啲，要再肯定啲喺到做緊乜嘢。

王劍凡：

咁對自己個身體展示有無底線呢如果咁樣，即係當你裸體，會唔會裸得多又……你覺得啦OK，會唔會無乜所謂，再放啲？定係，定係點樣呢？

黃大徽：

阿Wayson你喺香港都開始做緊，咁你有無啲乜嘢……你上次嘅經驗對於你嚟講，你覺得係咪，係無所謂嘅？

盤：

唔係，我上次呢因為個場地，我講緊個場地，個場地喺上環文娛中心，跟住嚟睇嘅觀眾呢基本上喺一啲，點講呢，鬼佬為多啊，上次唔知點解，我睇番觀眾席係鬼佬為多㗎，因為organizer都係外國人嚟嘅，所以佢invite咗一啲guest都係鬼佬為多。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自己都會避忌嘅，個成個過程就係喺台面，跟住開始除衫，除除除，除到無咗，跟住就馴咗喺個地下到，跟住後尾個個人呢開始話，如果你一開show呢，就咁樣大字馴呢，啲人就會見晒你嘅私處咁樣，同埋個coner唔可以用個下面咁樣對住啲觀眾囉，咁佢就話，可能你要需要將個頭調番轉，先係個頭指向觀眾，就唔好咁樣X大個脾比觀眾睇囉，咁可能會唔係咁舒服，所以我覺得個approach係一步一步比啲觀眾知道，呢件事唔係一下子咁暴力嘅，即係有時候我覺得裸體係一個幾視覺暴力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呢個反而係會考慮嘅因素囉，即係點樣令佢將……我自己做緊個陣就係點樣將裸體變得日常化啲，而唔係一種我裸比你睇咁樣囉。

Justyne：

我又諗起一樣嘢㗎，因為呢我係未試過全裸嘅，咁呢我而家開始想像啦，如果我真係要做，我要經過一個點樣嘅過程啦，咁呢我發現呢，可能去到台要面對陌生人個一刻呢未必係最難囉，我覺得最難呢係點樣去rehearse個一件事，即係當你個作品可能要經過唔知幾多十個鐘rehearse或者創作，先至去到可以perform到個階段嘅時候，咁如果我淨係perform先至除，咁就太遲了我覺得，咁但係呢，如果要之前rehearse個段時間呢每一次都係要除晒嘅係個studio個到經歷四個鐘，然後先至可以變番一個正常有得著衫嘅人咁樣會好痛苦啦。

盤：

我個rehearse呢我係邀請唔同嘅人嚟睇我除嘅，即但係我每一次都係搵一個觀眾啫，跟住最後個次就多啲咁樣囉，係個studio到，因為我都覺得需要習慣嘅，即係我都會覺得係……首先一開頭我咁樣除法，佢地會點樣睇我，我都會問番佢地，或有我做嘅時候啊，究竟係咪fulfill到我自己想表達嘅嗰種意念或者嗰種概念囉。

王劍凡：

Ivy。

Ivy：

係。calling calling，係。我自己對於身體嘅嗰一種睇法呢，就係當我如果係一個存在喺呢個作品入邊嘅其中一樣嘢嘅時候呢，我會視佢為呢個作品入邊嘅一個風景嚟嘅，咁即是話，譬如如果我真係需要裸體，或者需要做一啲動作可能係會比較有一啲，點樣講呢，一啲意義嘅時候呢，我會視佢為喺呢一個picture入邊嘅其中一個elements囉，咁我就會諗，而我個身體，即係可能裸體呢一件事喺呢一個巨品入邊係一個costume嚟嘅，咁亦都非常之同意嘅就係試著costume去排舞係必須要經歷嘅一件事啦，咁所以我會覺得……亦都會去調整自己個身體究竟點樣喺呢一個picture入邊佢同時間係個風景，但佢同時間可能係某啲人嘅景點嚟嘅，即係佢係會追住嚟睇嘅可能，咁但係點樣去將佢呢一個咁樣嘅事件去……即係帶佢地去睇番一個大嘅picture而唔係專注喺某一個點上面呢，即係呢個可能係我會思考嘅嘢啦。咁同關於嗰個點樣處理、同埋層層遞進、或者……噢，頭先提過嘅可能關於嗰個場地或者環境點樣去令到你可以好似會有一個比較適合嘅內容，即係嗰件事會唔會都係關乎於成個城市或者嗰個種族對於表演藝術、或者對於文化、對於接收一啲自己唔熟悉或者唔舒服或者陌生嘅嘢嗰一個態度呢咁樣樣。呢個亦都係我近排去唔同地方嘅時候……因為我都需要喺嗰個地方到處理我個身體成為人地注視嘅一個對象，所以我就會諗呢啲嘢了。

王劍凡：

阿Wayson頭先提過一點我覺得幾有趣，你話去到最後你發現個身體唔係屬於你自己，至少唔係完全屬於自己囉OK，我諗大家如果你了解當代一啲所謂gender studies嗰啲研究，我地講話其實我地嘅所謂自我，人生最後嗰道防線其實就係自己個body，但喺現代社會入面呢，我地個所謂身體呢就比啲廣告啊、流行文化啊，絕對就要構成一種嘅就係我地嘅身體要迎合外加嘅價值要求，包括咁叫靚啦、咁叫瘦為之好啦，你地舞者有無呢方面對自己個身體特別有一種要求呢，即係唔好講裸體啦，平時嘅表演會唔會一定要好大隻先行得出嚟、先令人舒服，定係都會有一種外表嘅標準導致到你地比較展示自己個身體？

Justyne：

其實我自己當初決定由芭蕾舞團轉咗去跳contem，某程度上係因為自己身體外形嗰個因素，外形一個因素啦，同埋自己跳舞嘅時候點樣嘅方式去郁先至覺得開心係另外一個因素啦，因為喺芭蕾舞團嗰陣呢，其他女仔係比我高大同埋黧瘦嘅，一樣嘢，咁呢一方面外形上面嗰個條件係真係蝕底咗嘅，咁另外一樣嘢呢就係嗰個需要好一式一樣嗰一個要求呢，係令我跳得唔係咁開心嘅，咁跟住後尾呢發現我自己個身體呢原來係對於好需要向上發展啦、好需要完全垂直啦、好需要stay in一個vertical嘅姿態嗰一種movement style，即係基本上古典芭蕾舞嘅嗰一種movement style呢，其實係覺得limit咗，即係我又做得唔係咁好，唔可以做到最好，另一方面又用唔到我有可能去發展到嘅其他quantity，包括一啲比較grounding嘅quantity啦，which譬如如果芭蕾舞個感覺係想令你覺得我係輕嘅、我係向上嘅，咁contem好多時就係一個向下沉，去用個地下嘅一種quantity啦。咁另外有陣時就係distortion嘅可能性啦，芭蕾舞係好要求嗰個身體嗰個alignment成日都係要好centre嘅，即係個hip歪啲，或者嗰個膊頭歪啲好多時都係唔啱，或者唔得啦，咁但係相反地，跳contem呢係可以，或者鼓勵身體去try好多distort嗰個身體body shape嘅方向啦，咁跟住就發現自己喺呢一方面係比較喜愛囉。係了，呢個就係其中一個經歷。

盤：

我覺得我自己嘅舞蹈教育經歷呢，就係好多痛苦嘅，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好瘦啊，其實我而家都好瘦，咁呢就係……因為我成日都比人話：「點解你手長腳長，你跳舞咁似甲由嚟」咁樣，即係甲由即係唔係好識控制自己手手腳腳咁，跟住我就開始慢慢去了解究竟提供教育嘅嗰班人佢地究竟諗緊乜嘢，或者我需要fulfill一啲乜嘢嘅審美標準我先覺得係適合呢個市場嘅應該咁講，但後尾我愈諗呢就愈唔對路啊，即係因為我覺得，身體有好多受傷啊，或者身體有好多病態啊，譬如我好記得我嗰陣時係呢食啲啲叫咩，啲啲啲啲健身奶粉，跟住搞到自己成面都暗瘡啊咁樣，雖然係有肉地咗嘅，咁但係嗰樣嘢係唔健康㗎囉你知道，咁at the end呢，後尾我發現去番嗰種熟悉啊，即係去開始慢慢了解自己個身體究竟係乜嘢類型嘅身體，究竟個濕度啦，本身個質地係啲咩嚟㗎啦，跟住然後再配合番自己應該要食嘅嘢，然後慢慢慢慢個身體先好似開始比較有一種叫做健康嘅審美啊應該咁講，健康咗，然後後尾我先知道，哦，原來呢個先係我應該要行嘅方向囉，或者我應該要行嘅嗰種所謂嘅……雖然我講過個身體唔係屬於我，但係我都要同佢一齊同行囉，係呢個當下。咁所以慢慢我就透過一種咁嘅認識自己身體，慢慢熟悉咗多啲，然後我認為嘅自己個身體係靚嘅，而唔係站於別人嘅眼光囉。我阿媽成日都話我呢：「你唔好再剪呢個髮型了，呢個髮型真係好鬼核突」咁，跟住我都係唔會理佢，因為我知道呢個裝束係我好舒服嘅，我唔中意……即係我試過長頭髮，我都試過光頭，我覺得呢個係最舒服㗎囉。係了，就係咁了。

黃大徽：

……靚，即係美，我諗嘅外面嘅時候呢，其實對於東方人，佢地會有expectation嘅我覺得，佢地會覺得，你由外形到你嘅性格，其實佢地都已經有，對於我嚟講佢地會比較多咗好多前設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要面對㗎囉，咁好似我都講咗比你聽，譬如嗰陣時就係話九十年代去試啲啲大師班，即係有一個係出名㗎了已經，即係全世界都識㗎了，咁然後跟住就……佢個workshop就十日嘅，然後就每一個人做一個十分鐘嘅solo，然後跟住呢就無音樂，咩都無嘅，總之係一個身體，然後做十分鐘嘅solo，咁啊presentation啦，做完solo啦，咁佢就走埋嚟同我講，捉住我，佢話'Dick! You are wonderful!'咁樣，咁第一下就好開心啦，有一個即係殿堂級嘅人物埋嚟同你講「你真係正啊」咁樣，然後跟住佢之後講啲啲嘢呢，我就係咁就向下跌了，跟住個心情就跌到落地了後尾，咁佢跟住「啊，你嚟自亞洲嘅一個人，你居然可以睇你嘅作品裏面一開始就……」因為我作品一開始就跳起身嘍嘍嘍嘍，我就跳咗兩分鐘就嘍嘍嘍嘍咁樣嘅，「你係一個亞洲人你居然可以咁樣開始你嘅作品你真係不得了啊」咁樣，咁我即刻個心就跌到落地了，就即係話佢其實可能佢嘅perception of一個亞洲嘅舞者就係話：你可能要做啲嘢好……好gentle啊，好mellow，好soft啊，咁嗰個moment我係……即係之後我係depress咗兩日嘅，咁我覺得「係囉，你作為一個亞洲嘅舞者，你係歐洲其實你係點都會睇嗰個眼光底下生存嘅，佢地可能都可能會對你有好多expectation，咁所以嗰樣嘢係……即係就算後尾我可能有六、七年時間每年都可能有半年睇歐洲嘅，但係去到一個地步都覺得你永遠唔會可以拎走咗嗰樣嘢嘅，即係永遠你都要有嗰樣嘢同你一齊嘅。

王劍凡：

呢種stereotype其實有無減少過，隨住多咗舞者譬如亞洲人嚟國際上嗰個發展，定其實都依然仲係有stereotype？

黃大徽：

其實係，我覺得，係唔容易，因為我啦我唔知其他，可能大家有唔同嘅意見啦，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嘅作品唔係從一個較為傳統嘅角度出發，當然你可以好contemporise咗你某啲傳統上面嘅嘢啦，嘅話呢，其實你係睇嗰邊會比較唔容易嘅，因為譬如話，如果佢有相近嘅嘢佢點解要搵你呢？佢可能buy into你就係話點都有一啲sort of exhaustism嘅裏面嘅，因為嗰啲嘢佢無啊嘛，咁嗰啲嘢嚟自邊到呢，通常嚟自你地嘅傳統啦，咁你點樣將嗰樣嘢……嗰樣嘢唔一定係壞嘅我覺得，但係就係話佢地會容易比較……嗰啲嘢會吸引到佢地，即係等於而家我地睇番譬如話好多睇外面叫做較為大嘅一

啲舞團，即係唔係舞團啦，即係tour都好，比較多嘅一啲舞團，其實佢地好多都用緊個approach就係話……即係譬如雲門咁，佢都係從一個好傳統嘅出發，然後再去用另一個方法展示出嚟，咁可能佢都會係buy緊個樣嘢，咁我覺得個個係要面對同埋要處理嘅一啲嘢嚟。

王劍凡：

各位去旅行有無發現香港人其實永遠有一種比人stereotype得最多知唔知係咩？覺得香港人。有兩樣……

觀眾A：

佢地我地係Jackie Chan囉。

王劍凡：

係啦，覺得我地個個都好打得嘅。

黃大徽：

啊呢樣好得意㗎，呢樣點解好得意呢就係話，我記得我九十年代中開始去歐洲嘅，九十年代中佢問咩嘢呢，九十年代中佢地就係問「啊，跟住九七啦你地點啊？跟住會有啲咩嘢發生啊？你準備好未啊？」咁通常呢啲係九七年前會問嘅。咁到到二零零幾個啲出去㗎呢，會問乜嘢呢，喺大家估下佢會問乜嘢呢？二零零零年出去個啲呢，佢就會問「啊，王家衛啲電影真係好睇啊，阿Tony Leung啲眼神係咪真係咁吸引㗎？」

王劍凡：

依啲反映你個啲認識階層啫OK，我識個啲唔係問呢啲嘢㗎。

黃大徽：

無錯無錯無錯。咁但係係有趣囉我覺得，由九七一轉就轉咗去王家衛個樣嘢。

王劍凡：

我識個啲問我呢……

黃大徽：

你識個啲問你咩呢？

王劍凡：

我識個啲問我香港係咪好多黑社會囉，你地食飯嘅時候係咪次次都劈友呢？擺到明就係睇黑社會電影大了個班，就唔係睇王家衛、Tony Leung個啲啦OK。佢真係咁諗㗎，因為個啲古惑仔電影就係食下飯就劈友㗎啦嘛。打邊爐！問我地係咪好中意打邊爐囉。

黃大徽：

我亦都講係真係啲presenter呢，通常佢地係女人啦，即係可能三十多四十歲啦，咁個個都迷倒於個啲王家衛電影，尤其是個啲咩in the mood for love花樣年華，裏面個種mood原來對於佢地嚟講係佢地睇完之後久久不能忘記啊，然後仲覺得係好想知道多啲嘢嘢。

王劍凡：

咁你地係外地表演呢有無一種情況，就係如果唔係你自己編嘅舞，或者表演人地嘅一啲編舞，會唔會佢地對亞洲人甚至係你地有一啲動作嘅要求，或者係你地都會覺得……即係睇番自己嘅身體，有啲你地自己都自知無外國人做得咁好，又或者係好過外國人，而令到你地對自己嘅身體有另一種嘅認知呢？其實有無呢一種咁嘅期望，或者係一啲諗法㗎其實係。

盤：

我認為亞洲舞者跳舞比較線性，即係比較絲質嘅。絲質，哈哈，我今日講咗好多質地。好似吐絲咁樣嘅，即係可以好precise，好絲質嘅……

王劍凡：

好細膩。

盤：

好細膩，好細膩，好細膩嘅，好細膩……咁西方人，或者我諗佢地會比較powerful啲嘅，爆炸力強啲嘅咁樣，係了，所以嗰陣時……不過亦都可能因為我本身有呢個咁嘅特質啦，即係比較慢啊、比較絲質啊、比較細膩啊咁樣囉。咁你呢？

Justyne：

我係拉架，哈哈。

盤：

唔係尼龍。

Justyne：

我自己其實……首先呢我係德國嗰個團跳嗰兩年呢，我老細啦係俄羅斯人啦，咁呢我地個團嘅陣容入面呢，鬼仔鬼妹同埋亞洲人都有嘅，就亞洲人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嘅，有我啦、有個台灣女仔、有個日本妹、有個日本男仔啦，咁呢當然阿director分配比我地跳嘅嘢或者角色係會有啲唔同嘅，就算唔係因為呢個因素呢，我自己睇呢，都覺得亞洲人跳舞嗰個質地同白種人跳舞嗰個質地係有啲唔同嘅，亞洲人係比較discipline啲嘅嗰個感覺，即係我唔係話白種人跳舞一定就唔discipline，佢地都可以discipline嘅，但係有一種好微妙嘅分別囉，歐洲人係比較帶有一種強烈啲嘅個人色彩畀入面，佢地比較在意或者可能呢樣嘢係潛意識去突顯自己個人攜帶嘅uniqueness，啊！或者咁樣，佢地樂於去見到囉或者樂於去同人地唔同囉、樂於去acknowledge睇呢一個團每個人係唔同嘅，咁呢但係亞洲人係比較我要做到呢堆嘢，我每一日都要睇呢到轉到四個圈，跟住我每一日都要將隻腳拎到幾高同埋hold到幾耐同埋做到呢個平衡動作咁樣囉，但係呢個係我自己意見嚟嘅，未必每一個地方都係咁樣。

黃大徽：

其實我係外面比較少做其他人嘅作品嘅，咁變咗主要我都係做自己嘅作品，咁所以……同埋大家搵我係唔會搵身體上面嘅嘢囉，我諗頭先大家都知道，我都講過我個limitation係好多嘅，咁變咗嗰嘢……係囉，即係唔會有個話嗰種即係要求。

盤：

但我覺得而家我見到啦，眼見就係嗰啲分別愈嚟愈無咁大啊，即係其實頭先我所講嗰啲質地作地都會有囉，同埋係囉，即係我覺得係無咁大嘅而家係。

王劍凡：

Ivy。

Ivy：

嗯，我自己就因為暫時未同好多外國嘅朋友合作啦，暫時只係同visual art啊，或者外地嘅編舞傾過偈啦，咁佢地比我一個感覺呢，就係佢地其實都幾重視頭先阿大徽有提到嘅一啲譬如你身為一個黃皮膚、望落似中國人嘅呢樣嘢……呢樣嘢好似被人標籤，或者係種族上……即係你本身唔能夠搵甩

嘅一啲外表上嘅嘢去影響佢地嘅創作囉，咁亦都係我今年有機會嘍……即係去美國同埋……咁我而家喺英國啦，咁都聽到有好多關於一啲種族、或者關於歧視、或者關於好多唔同文化嘅嗰一種磨擦嘅一啲話題嘅，即譬如我係會去過一啲博物館啦，佢其中某一個展廳係淨係講關於你嘅genetic咁樣嘅，即係佢係會話「啊，其實呢你地嘅基因都係一樣㗎，雖然你地嘅膚色同埋眼睛同埋頭髮都唔一樣，但係你地都係人類」咁樣，咁我睇呢一啲咁嘅展覽，我就會問「啊，係咪其他呢一個社會本身佢面對嘅嗰一種好hidden嘅……即係嗰一種係我地嚟visit一兩個禮拜係唔會感受到嘅嘢呢？」，而我再回去同一啲嘅呢一到生活嘅artist去傾偈嘅時候，佢地確實係覺得每一日其實佢地都係面對緊戰役嘅，佢地係會覺得我有呢個面孔，其實我係每一日都面對住呢一種咁嘅歧視，或者係呢一種嘅目光，咁所以當佢地係每一日都喺佢地嘅呢一種生活上會面對嘅嘢呢，會變成佢地作品嘅題材嘅，咁佢地亦都再睇得潤啲關於世界性嘅問題多啲，咁因為大家都嚟自唔同嘅文化背景啊嘛，咁所以即都會嘍……會再真係深入咁探討究竟關於自己嘅root係乜嘢嘢呢，就算我而家生活喺呢個城市啦，咁我呢個面孔其實講緊一啲乜嘢嘢嘅歷史呢，或者係種族同種族之間嘅一啲誤解呢咁樣，即係我會比較睇到係多啲關於嗰個社會嘅氛圍，或者嗰個context點樣去shape到呢一班人點樣去用創作去講關於地域上，或者人同人之間嘅問題囉，咁相對可能我自己感覺啦，即係我自己都會有反思自己嘅一啲題材，就係我會比較專注喺自己嘅感受啦，或者係嗰一種自身嘅經歷去做一個作品嘅，咁但係因為即係同作地傾完偈之後，我就會「啊係㗎，其實可以有更多一啲嘅思考啦，或者係再多一層嘅嘢啦」咁樣樣嘅。

王劍凡：

有無補充？幾位？無。不如我地台下有無問題，我地可以傾下，我知我地啲topic好Foreign㗎對大家OK，試下用番一啲旅行嘅經驗，或者大家對自己身體嘅一啲認知，有無啊？

觀眾B：

因為頭先聽幾位dancer分享呢，都係台上面。Even係王劍凡老師都有提過一樣嘢就係熟悉嘅人面前係會拘謹好多。姐係我啱啱喺德國嘅南部發生咗件咁嘅事，就係我同女朋友去餐廳到食飯啦。咁因為我地要搭夜晚巴士，通宵巴士嗰啲啦，所以我地好叻啦，準備去搭巴士。咁有張枱，食完嘢又未夠鐘，咁就喺張枱咁低恰陣啦，就Feel到遠處啦就有班完全唔識你嘅巴伐利亞洲嘅男士女士啦，開始談及緊我同我女朋友咁嘅張枱嘅行為啦。咁今次呢個經驗之前，我都幾share……我估大學生都有呢個經驗嘅，姐係Ocamp嘅時候去旺角Dem Beat做啲好躉居嘅事，但係你會覺得身邊嘅人嘅目光其實係我都唔識嘅，所以做完其實無乜所謂嘅。但係熟悉嘅目光望係會有嗰個反應。係好少可當我置身喺陌生嘅地方，喺一兩個鐘之後就同佢地唔會嘍生命上嘅磨擦，但係嗰個位我就好想離開，但係我又未夠鐘去搭巴士嘛，所以我繼續逗留喺嗰個位，但係我又聽得明少少佢地噏緊乜啦，但係又聽唔明晒，跟住佢地就係咁談及緊我地。咁呢一種雖然我地喺熟悉嘅目光我地係會拘謹咗，但係同一時間如果係一個陌生，而尤其我Feel到佢講緊我而我完全唔明佢嘅嘢呢，嗰個拘謹我覺得會仲強啲。我好想知道佢講緊我乜嘢。咁呢一樣嘢又點樣同頭先Dancer講嘅熟悉目光經驗去對照呢？正正係相反，我喺一個陌生嘅環境被一班陌生嘅人談及、凝視，平時我覺得好無嘢，但係忽然之間嗰個狀態都好有嘢㗎。變咗會唔會係Feedback返係個熟悉同陌生嘅對立，定簡單地有凝視呢樣嘢已經係可以形成咗嗰種好不安嘅焦慮呢？

王劍凡：

你想唔想答？

黃大徽：

頭先我諗我地有多一個context嘅頭先講嘅嘢，頭先講緊nudity嗰樣嘢嘅，咁對於我嚟講有趣嘅就係話喺一個熟悉嘅凝視底下，幾時嘅我係會變得脆弱呢，咁係喺我裸體嘅時候囉，如果對住一個熟悉嘅凝視嘅時候，咁呢樣嘢好有趣囉。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我諗著晒衫好正常咁，咁無嘢㗎，即

係等於而家一樣渣嘛，咁我諗嗰個對於我嚟講嗰個分別……即嗰樣嘢對於我嚟講係得意嘅，因為我覺得……我唔知其他人點啦，即係譬如我自己喺外面呢，可能因為我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係出去做嘢多過旅遊嘅，或者可能做完嘢先至會留多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咁有樣，我好aware自己代表緊啲乜嘅，因為上次我地傾過就係話「哦！你去到嗰個陌生嘅地方無人識你做乜都得㗎啦，你吐口水又得，你拋垃圾又得啊，你洗乜理佢啫，無人識你㗎嘛」你明唔明啊，但我又唔係㗎，我係啱啱相反㗎，我係覺得雖然你未必知道我係邊到嚟嘅，即係我亦都唔會講我係香港嚟，我要為香港做一個好嘅榜樣，我無，我無嗰樣嘢，但係我好aware我係represent緊我嚟嘅地方，所以就我唔會覺得嗰個係個……即係就算係一個陌生嘅地方，我都會覺得我好……死啦，呢啲係咪叫包袱呢？係咪，呢啲係叫包袱啊嘛？係囉文化包袱㗎。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我地大部分時間係工作就更加重添啦個樣嘢，即係話你覺得你去演出，某程度上你係代表緊香港，即even你係私底下佢invite你，你無經過任何官方嘅嘢，但係你覺得你represent緊嘅係你嚟嗰個地方囉我覺得。

盤：

我會有一種就係……即係代表啦，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我會同我個同房如果我地住埋一齊呢，我會將間房整得特別乾淨嘅，即係我唔可以比佢見到香港人係哪咋嘅，即係亂七八糟嘅，即係我係有規矩嘅，咁同埋我有時候去教書啦，即係去啲大學到教書嘅時候呢，我係會set up一個form囉，即係好似一個文化嘅form比佢地睇到，就係話呢樣嘢係點樣點樣嘅，即係我唔……因為有少少係……都係一種……係咪叫包袱啊，或者一種榜樣囉，或者一個形象囉。同埋有時候我亦都有少少想區分一樣嘢嘅，就係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澳門或者日本係有分別嘅，咁究竟個分別係啲咩呢，即係我有少少咁嘅意識去區分嗰樣嘢囉，或者我講嘢嘅時候，我好記得我喺國內工作嘅時候呢佢地叫我「你盡量唔好改你嘅口音啊，你keep住你啲香港口音講國語，咁呢人地就會對你有禮待啲㗎了」即係都有咁樣嘅情況嘅，所以我盡量都無改我啲帶少少港音嘅國語咁樣。

黃大徽：

咁無好過啲國語，從來都……

盤：

都有，都有嘅。佢地所謂嘅進步未必係真係啱，因為佢地都可能好禮待地包容我咁樣囉。

王劍凡：

我認真回應你個問題啊，即係頭先嗰個case同幾位舞者嘅表演係有分別嘅其實係，我諗我地……你第一個講法就係dem beat，自己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嗰種自我表現，唔care外界嗰種目光係一件事，而你去到異地恐怕另一種目光嗰種係另一樣嘢，包括就係一個陌生嘅環境你唔知人地講緊你啲乜嘢嗰種恐懼，似乎呢兩種個指涉對象應該有少少分別，主要你認真對待，咁呢個絕對就係同真係你嗰個所謂完全陌生嘅環境盡量表現自己最真正嗰面，唔care外面，包括你頭先所講嘅就係德國嘅世界入面有一堆德國人對你嗰種目光，嗰個應該係另一回事，因為喺嗰個陌生環境你聽得明少少而聽唔明其他，你本身可能係處於你可能唔係太過安全感嗰個狀態喺旅行入面，咁所以依個同你頭先講dem beat嗰個case係應該係兩件事㗎嘅。

觀眾B：

因為頭先嘅討論就係好似係陌生嘅目光底下或者喺陌生嘅凝視底下，對比於一個熟悉嘅凝視底下。熟悉嘅凝視好似會拘謹啲，或者係個包袱大啲。當然個包袱同焦慮係咪可以關聯，我覺得可以討論嘅。但係如果純粹係講一個不安嘅狀態嘅話，even喺一個陌生嘅環境，姐係點解同樣陌生嘅環境、陌生嘅目光、陌生嘅凝視底下，係某啲情況我地係可以更加表現自我，但係另一種情況下陌生嘅地方本來會帶嚟一種焦慮。兩樣嘢好似有一種Paradox。

王劍凡：

因為頭先個case，你講起德國嗰個例子就係你未必聽得明人地講乜，你又覺得自己做咗一啲嘢佢地可能唔中意，或者開始談論你嘅時候，我諗依個case同真係講緊一個完全唔care外界人點樣睇你，放鬆晒自己，做咩同外界無關，似乎係真係兩件事嚟㗎嘛，如果你嚴格啲去區分。即係我諗我地好多時……即係如果真係完全唔care人點樣理解你係做乜都無乜所謂嗰個case，同真係……話就話啫，我舉一個例啊，假設砵蘭街你遇到成班黑社會，你都唔識佢㗎啦，佢都唔識你㗎啦，咁你都唔會亂咁做嘢㗎嘛，因為佢嗰個形象或者佢成個感覺，你覺得如果你亂咁做，喺嗰個環境之下你都會有一定危險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個所謂陌生唔陌生嗰部分，除咗真係係咪完全陌生人之外，你自己會有個judgement㗎，即係譬如頭先咁樣講，包括有無熟人睇到啦、爸爸媽媽會唔會望住我啦、定係……即係呢個幾特別㗎我覺得成件事。

黃大徽：

我諗嗰個演出個context好重要囉，即係等如我如果喺一個地方我無覺得我比人凝視嘅，突然間我發現比人凝視呢，係另外一樣嘢㗎，即係頭先講呢啲一個好daily你食緊嘢嘅一個occasion啊嘛，你發現有啲……不斷睇到有人望住你講緊你嘅時候，咁嗰個係一樣會令人覺得係好唔同嘅嘢囉，即頭先講緊個凝視其他好多時係發生喺劇場裏面嘅嗰種凝視囉，所以我覺得……即係……係囉，兩個唔係一個parallel嘅一個對比㗎囉。

王劍凡：

其實你嗰種諗法好好㗎，如果你完全無嗰種諗法呢就好大穫㗎了，因為好多時我地講緊一個人……

黃大徽：

安全意識低，哈哈。

王劍凡：

唔單止安全意識啦，安全意識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其實就係我地講修養，修養最簡單嘅定義就係令到人地有一種舒適嘅感覺做某一啲嘢，即係話你可能做緊一啲嘢其實令到一啲人覺得好odd，你完全係無意識之下你會更加愈嚟愈過分可能之後，咁即係包括一啲……即係你明最近啦，周時喺世界各地發生好多事㗎我地，咁即係你完全唔care外間嘅目光咁你可以好離譜㗎，我地有時要care外間嘅目光even所謂嗰啲陌生人，嗰啲其實係個修養㗎我自己覺得。

黃大徽：

有樣嘢我都可以分享下嘅，因為頭先你就講令人地覺得你係咩人啊嘛，就算你係亞洲人都係咩人，因為我九十年代中喺德國嘅時候呢，我去到有個德國嘅朋友，佢就比咗個advice我嘅，佢話「Dick，你記住你係……」因為嗰時我喺柏林嘅，佢話「你係柏林有咩地方你唔好去啦」呢個其一啦，佢就畫咗啲圖畫啊話呢到上面你唔好去邊到唔好去佢話，第二，佢話「你比人覺得你係日本人呢，係有著數㗎」，佢話千其千其唔好比人覺得你係越南人，咁我就「點解你咁樣講呢」，因為嗰陣時啱啱新納粹主義開始再興番起喺德國，咁就某啲地方就有好多嘢發生嘅，譬如話打人啊、喺火車上面刮你啊，咁佢話原來嗰啲新納粹黨呢係有個list嘅，個list呢尤其是針對亞洲人，就係話邊個係top of the list佢係要去對付嘅，咁佢話日本人呢就係好low on the list嘅，佢話第一位呢就係越南人嘅，咁我話即係點啊，佢話即係你要參考日本人著衫嘅方法啦，某程度上佢講緊嗰個嗰啲Subtext，你要光鮮啦，你要整齊啦，總之你比人感覺到你係日本人你就無事㗎了。咁嗰陣時我又覺得幾……個感覺係幾恐怖㗎囉，咁因為你永遠唔知……雖然佢係話好多時佢地嗰啲納粹黨都係剃到個頭光晒，咁佢係光頭嘅外國人係好多㗎嘛，於是你就好多時行喺條街到你就要好alert，即係話呢樣係一樣嘢嘢㗎，咁同埋你又要好aware你嗰日你出街之前你要諗過下你要著咩衫，咁我諗而家……又係另一樣嘢啦，如果你唔想比人誤會為某一啲人嘅話。

王劍凡：
有無其他問題啊？

觀眾C：

因為講緊旅行，有Kind of幾個問題嘅，一個你喺一個點樣陌生嘅環境入面遇到一個陌生嘅自己。姐係有無啲層面你從來無Realize，然後喺一個Kind of 旅行嘅模式或者Form入面你係突然間Realize到嘅。或者乜嘢構成呢種熟悉同陌生嘅感覺。頭先Wayson講好有趣嘅就係如果全部都係外國觀眾呢，我就可以Nude啦。姐係嗰種陌生嘅構成係在於一個地域上呀，因為我地成日講旅行，地域嘅因素到底佔咗幾多？定係我地依家Come back to一個Normal嘅，但係處於一個人人都唔識我，我就已經當自己去咗旅行呢？姐係Kind of兩個問題嚟嘅。姐係如何介定你係處於一個點樣嘅地方，另一個就係陌生嘅自己。

王劍凡：

我開始先啦。即係當一箇地方對你嚟講太陌生嘅時候呢，其實你依個叫在地旅行啊嘛，而家其實有一種理論就係講緊依家香港就係依種情況。不停咁變，變到一個地步你完全陌生嘅，咁其實你可以係去緊旅行。你諗下隨時可以係啲舖頭變到個地景可以係好短時間，因為加租唔同晒嘅。咁所以可能其實你要好嚴格咁樣區分個個係一個外在嘅環境呀，定係個地域呀，定係地域上嗰班人呀？因為人好多時反而係最重要嗰樣嘢。姐係我諗大家都明，頭先個講法就係表演場合裡面，如果全部都係一啲陌生人，甚至外國人，你做嘢會好唔同。問心一句，我有時講Talk教書都係，我地有啲最鬼憎嘅就係自己講過啲好熟嘅嘢啦，又嚟又係嗰班友嘅，即係又係香港人嗰啲囉，又係你地，你嚟做乜鬼嘢都聽過晒嘅，嗰啲呢。好唔鍾意囉。所以嗰個環境反而越陌生就越舒服。而嗰種陌生可能嚟自阿Dick講做Judgement，佢地應該對我無咁多Judgement，對我唔認識，咁我可以表現得放啲。我自己會咁樣睇嘅。幾位表演者唔知……

黃大徽：

其實你話係呀Judgment嗰樣嘢其實都Freedom囉，去到最後尾就講緊Freedom啦，姐係我可以更加Free去Express，因為我完全無包伏呀嘛對嗰啲嘢。我地嘅關係由頭先個半鐘頭前先建立㗎嘛。咁嗰樣嘢對我嚟講其實係開始永遠都係美好㗎嘛，係囉。

盤：

我可能有少少，其實我依家都因為，我點樣定義我去旅行呢應該咁講。就係我自己Um錢買機票呢件事。因為我地工作關係，我地有時對方會俾錢我地去當地咁樣。咁嗰啲我又唔算叫旅行嘅。咁如果我真係俾錢去旅行呢，我好鍾意自己一個去旅行囉。因為嗰件事係會令到嗰種陌生感大好多。同埋我覺得我可以喺嗰種陌生感嘅情況底下去審視返自己嘅歷史，或者曾經發生過嘅一啲嘢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有時都覺得，我幻想當我無錢嘅時候買唔到一張機票我點樣旅行呢？咁我試圖去執屋囉，將間屋就執到好乾淨，同平時好唔一樣嘅。姐係平時可能好亂嘅好污糟嘅，或者我會試圖將張床嘅位置由一個角度變做另一個角度。咁我阿媽一返到屋企話：「阿仔你又搞咩呀你？你又將間屋，啲床已經好差㗎啲啲質地，你仲移就冧㗎啦。」但係我都會咁樣去轉換個生活空間，希望我自己可以轉換一種狀態去睇返自己嘅History囉，睇返自己嘅生活咁樣。姐係我都會用呢種方法去俾自己去一個虛擬嘅旅行囉。我唔可以用實質嘅旅行，我覺得依個係我思想上嘅，一個虛擬嘅旅行。

Justyne：

喺陌生嘅地方遇見陌生嘅自己呢，我發現我可以講兩樣嘢嘅。首先就係我舊陣時係個好懶影相嘅人啦。姐係好耐未有手機好方便可以影相之前，你要我特登帶住一個相機啦，跟住要剝奪我自由嘅時間去留低一啲Record，然後類似係我有呢啲Record先可以同人分享呢啲舉動，我又未必好想做。

咁呢但係呢最近一次旅行呢就係有咗手機呢件事啦，咁我老公又鍾意影相嘅，咁佢影相我做乜呢？咁我唯有都係影相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就用我手機影相，咁跟住呢就發現呢種過程同呢種願望，令到我旅行嘅時候望真多咗好多嘢。我覺得係同嗰種速度有關係啦，另外一樣嘢呢就係喺想影相嗰個過程好似係突登選取用邊個角度同埋幾Detail去望一樣嘢望幾次。例如我同我老公去歐洲都好鍾意入教堂嘅，因為嗰啲建築真係好靚啦，同埋Feel到有一種不尋常嘅Energy嘅到。咁但係On top of that 呢，今次我喺影相嘅過程，喺嗰個好高天花板發現有占星學嘅四個元素嗰個Symbol喺嗰個天花板到囉。姐係發現有獅子座啦，天蝎座啦，金牛座同埋水瓶座嗰啲Symbol個教堂天花板到。呢個Difference就係如果我唔係特登想影相留低一啲嘢，我未必會望得咁Detail囉。咁呢個經歷係其中一個喺陌生嘅地方發現陌生嘅自己啦。另外一樣嘢呢就係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近期幾個對自己嘅最重要嘅舞蹈作品都係嚟自旅行嘅經歷嘅。有一個作品係講雕刻石像嘅。咁嗰個靈感來源就係因為一零年去咗希臘雅典旅行。跟住喺雅典娜神典山腳嗰個博物館入面見到好多好大嘅大理石雕像啦。咁嗰個近距離地感受到嗰啲咁硬嘅石頭，去雕出每一條好栩栩如生嘅衣服嘅Curve line，好薄好有生命力嘅時候會好Trigger到我去為咗嗰個唔知幾多年前嘅雕刻家嘅呢個Effort而覺得好感動囉，跟住就有咗一個作品。跟住再之後啦就係我有一個關於劇場後台工作人員嘅作品嘅。嗰次都係因為，我都當係旅行嚟嘅，去咗牛棚演出。因為牛棚又唔係一個有好正經Equipment嘅地方。咁平時我地喺台已經有晒一啲Backdrop呀，或者係舞台地板或者燈光，電線有晒喺到啦。咁牛棚嗰個空間係完全無呢啲嘢嘅。但係就係我地嗰個Production Team，姐係嗰個演出又唔係好有錢，咁Production Team入面每一個人都用咗幾日時間努力地去Set up所有電線呀、喇叭呀、燈光呀，令到佢由一個空空如也嘅空間變到一個有劇場Equipment嘅地方。咁一種努力又令到我感受到一啲嘢就變咗做一個好重要嘅作品。所以我自己對於你頭先所講喺陌生嘅地方遇見陌生嘅自己呢樣嘢覺得係幾重要嘅。

王劍凡：

Ivy有無補充呀？

Ivy：

我覺得我依家呢一個Experience都幾奇異嘅。姐係我係見到好多好熟悉嘅面孔，但係我又身處一個對我嚟講幾陌生嘅政治，同埋我咁樣長期望住自己嘅樣係到咁樣講嘢又唔係好見到聽眾們呢，咁幾有趣呢種感覺。而我自己如果想回應返嗰一種對於旅行嘅定義呢，其實我幾鍾意發白日夢嘅，發咗逗嘅。咁所以呢我每一次需要一個短期旅行我就發咗逗就得嚟啦。所以我有時覺得我喺創作入邊都會搵到呢種每一次visit都有一個新鮮感嘅依個，將係對於我嚟講係一種旅行上係幾重點嘅一件事嚟講嘅其實我係旅行嘅感覺係好容易Reach out到嘅，姐係真係一個心態轉變，同埋個人發咗逗嘅狀態出現就已經可以去到旅行啦。

王劍凡：

OK，仲有無問題呀？係。

觀眾D：

Wayson依家依一個髮型係佢媽咪唔想見到嚟啦，跟住你有試過光頭同埋長頭髮。你覺得呢個係比較適合你嘅。想聽下個過程係點樣搵到。同埋想知道其他人你地有無試過？因為你地啲髮型好唔同。

王劍凡：

求其嘅姐純粹，無乜美學基礎，OK？求其啦，鼓旦啦，舒服。我諗我無佢地，姐係佢地表演，姐係我好唔介意啲學生點樣睇我，OK？

盤：

咁我長頭髮嘅時候就紮咗條辮嘅。咁嗰陣時好慘嘅，我嗰時係倫敦跳一個Piece嘅作品，咁唔知點解個編舞好鍾意將個頭咁樣頂住個地下，咁我每一次都會搵到自己嘅頭嘅，姐係搵到個髻嘅。咁後尾就覺得唔係好適合啦。但係又Keep咗好耐嘞，因為佢慳錢呀。因為我可以自己幫自己剪頭髮，我只需要好似嗰啲All Back咁樣紮咗一髻跟住就剃兩邊，咁就可以好慳錢，因為我啲頭髮長得好快，可能兩個禮拜三個禮拜我就要剪一次嘍。咁但係光頭嘅時候其實我依家突然間發現一樣嘢就係頭髮原來係好重嘍。姐係當我完全光咗嘅時候呢，原來我個頭嘅Movement係會有改變嘍。同埋我都明白點解要有頭髮囉，就係原來我光頭嘅時候呢，點解我成日都會頭痛、頭脹脹呢？原來我吹親呀俾冷氣，所以頭先好凍呢，我就好Care我個頭會唔會被吹親。咁依家係適合嘅原因係我會覺得我開始鍾意比較乾爽少少嘅感覺。同埋我起碼流汗唔會因為頭髮而滴到、整到隻眼呀，所以係比較工作Practical啲同埋當行出街嘅時候啲人唔會，我又覺得中性少少囉，我又唔想俾人有種感覺就係：咦你係Artist嘞，你以前個髮型真係好Artist嘍。咁我依家唔係好想咁樣囉，我都係普通人姐，唔駛太有一個Label，身份上唔駛用外型去做一個Label囉。

Justyne：

我都幾鍾意你依家嘅髮型。

盤：

多謝。哈哈……我會話俾我阿媽聽。

Justyne：

佢唔鍾意咩？佢鍾意你咩髮型？

盤：

佢鍾意我O……唔係OL，哈哈……想我白領啲囉，姐係可能中環啲啲卦佢。

Justyne：

依家中環都係咁樣嘍咋嘛。

盤：

可能再好啲卦，我都唔係好知。

Justyne：

係咁樣嘅。我之所以長頭髮呢係因為我發現我短頭髮會行衰運。

觀眾：

哈哈……

Justyne：

笑咩嘢呀？

盤：

我相士都係咁樣同我講我短頭髮會好運過，因為我屬木，而頭髮係屬木，咁如果我木太多……

Justyne：

唔係屬水咩？

盤：

屬水咩？

Justyne :

係呀。

盤 :

Anyway，總之我命中缺火，所以多木多水都唔好嘅，咁就叫我短頭髮啦。

黃大徽 :

點解會由旅行講咗去頭髮，咁勁嘅？

盤 :

漫遊漫咗去頭髮嘅？

黃大徽 :

我頭髮係孿嘅。我依世人試過一次留咗半年。然後，我發育之後頭髮係未試過跌落嚟。姐係我唔會有你地行喺條街風吹埋嚟嘅時候有一種，嗰種。我從來得唔到嚟。咁我有一次就用咗半年時間去留，因為我想要試一次。咁我就留到咁大舊啦……

觀眾 :

哈哈……

黃大徽 :

嗰陣時就用電電直佢，佢係用一塊夾搽嗰啲藥膏，嗷……，拉拉拉直。因為無依家咁先進呢，頭皮之後基本上係辣到有少少焦嘅。咁就算啦，頭髮直晒好開心啦，咁就返去啦。尤其是當我洗完頭嘅時候呢，啲頭髮係想點都得嘅。姐係咁樣Fing咁樣Fing咁樣Fing都得嘅。咁姐係過咗一晚癩啦，跟住就去訓覺，跟住第二朝訓醒，一起身望啲頭髮又係L，彈返出嚟。咁我就覺得放棄啦。姐係Live with我生出嚟係孿毛呢樣嘢啦。姐係嗰個選擇係我起碼試咗一次囉。所以大家你地要珍惜你地可以咁樣週圍Fing嘅頭髮囉。我係試過一次嘍咋嚴格上，姐係試過一段時間啦。

王劍凡 :

咁我諗我地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OK。